

懂，不懂 ■ 紹興（大傳三）

瀛苑副刊

用什麼來表示自己已經長大，足以用的生命保證將來的一切都是責任，用的什麼來凸顯自己成長的夠壯，足以用的雙手支撐整片將來的天。我思考以何種方式來贏得別人的尊重，卻未曾靜下心來澄清心中的藩籬，擔心周遭的目光似濾鏡穿透心底城，連螻蟻般的痛處也無限被放大的。在未經同意的境遇下來到世間，卻也無力地回擊種種的繁瑣，想作自己永遠的天使，守護再也不純淨的自己。自己赤條條地裸露在眾人的面前，的尷尬，連汗水都忍不住的掙扎浮現，層層包裹下的自己是經不起剃刀似的輿論片片削去，懂得人言可畏，懂得偽裝，懂得讓別人摸不透也看不清，日子久了，天使也不再來！

存在是因為我存在的，沒有太多的理由，同不同意都被拋擲到這個看似溫情的世界，在關愛的眼神下成長卻不見得茁壯，期望下成長的自己像同工廠出品出的陶瓷娃娃，存在於整個世界所構成的陰謀中，網住了生命的軌跡，想喘口氣的只能在夜深人靜，偶爾讓天使飛出窗口，證明自己存在的意義。純淨面對自己可以掌控的條件，卻連一根手指也有扳不下，衝突與矛盾如潮水般覆蓋再覆蓋，不掙扎就只有等待死亡，花掉四分之一時間接受所謂的，正規教育，再花掉所剩的全部製造成一個未經本人同意的生命，繼續循環著循環，用盡力量划出既定的生命的漩渦，卻要忍受寂寞一波一波地侵襲，又有幾位敢大聲的放肆宣告，我願意。

用人的標準建構數萬年前就已宰治的世界，用本身最原始的肉體抵抗大自然的侵襲，我們無力地面對它卻也接受它，當大部分的元素都在人類的掌控中，接著又想透過思想來控制整個世界，以一種最可怕的滲透力量教育普羅大眾。對與錯都有在它的規律中，但是那個規定才是真正的對

，哪項條例才是標準的錯，不得而知，也無從考證。用經驗來告訴自己，用別人來證明自己，但自己又是什麼，並不十分清楚。理想是什麼？未來是什麼？生命是什麼？在不安定的軌跡裡什麼都會硬生生地莫名消失，而留下來的自己又是什麼？把握當下，活在有血有肉的殘忍世界裡，讓傷口痛著提醒自己存在的無奈與深刻，每條神經在緊繃與鬆弛的規律中喘息，分享是種奢侈，孤獨才是真實的自己，殘忍！

虛幻與真實我不清楚，現在是場冗長的夢境，我沈沈地睡在另一個世界裡，那裡的一天是當下的一輩子，等我醒來後，卻是個不到一歲的奶娃，誰又能推翻這個理論。天使會不會來？把夢的結局早點告訴我，天使不要來！我想永遠睡在這個有組織的世界裡。我永遠長不大，任何責任都讓我產生挫折，我不想煩惱這些不在我身上的多餘；我不夠強壯，不想見到未來的那片天，撐不撐得住對我而言不僅是過程而非結果，讓想支撐整個世界的人好好的發揮，我僅想當最自然的自己。

躍進世界的人是不想跳出這個世界，學會如何在這個涅槃生存又何必想爬出，如魚得水的悠遊在其中，又何必釣上岸等乾涸、等死亡，天使來不來與我何干，我快樂因為我想快樂，我痛苦因為我想痛苦，快樂與痛苦與天使何干，天使來不來已不是重點，我想不想讓天使來，對我來說，就僅能這樣吧！